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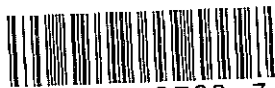
韓昌黎書牘

李唐署

韓昌黎書牘序

杜詩韓文爲千古文章之正宗，就是到了現在新文學勃興的時代，杜甫之於詩，韓愈之於文，也還不失他們相當的地位。尤其以韓愈的文章起八代之衰，掩蓋前人，獨成大家，自宋朝歐陽修以後，凡是治古文的都奉他爲正宗，可想見他影響於我國近古文學者爲不小了。

原來自漢朝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做文章的人漸趨於排比聲律，習爲浮靡之辭。其文俳黃儷六，必以縛藻爲工，辭勝理伏，舉而不達，萎弱衰頹，至永明之世而後極。唐陳子昂出，始漸漸力矯浮華，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其後爲古文者若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元結輩，率憂憂自振，不效世俗駢麗之詞。自退之爲文，奧衍閎深，氣勢磅礴，如放之長江大河，渾流浩轉，杳乎不知其所際。宜乎後之善



古文者宋元明清代有，而其淵源莫能外退之也。

韓愈所爲文如此。其隨意所爲書牘亦波翻浪湧，磅礴浩瀚，一瀉不可既極。所以這本小冊子雖祇有退之文章的一部分——書牘，然而在此中我們正不難窺見他的面目。又退之爲文得力處全在養氣，片言隻語，沛然皆醇，讀此書尤可想見其儒者風度焉。

韓昌黎書牘目錄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一
答張籍書.....	四
重答張籍書.....	七
與孟東野書.....	一
答竇秀才書.....	二
上李尚書書.....	三
賀徐州張僕射白免書.....	四
上兵部李侍郎書.....	五
答尉遲生書.....	七
答楊子書.....	八

韓昌黎書牘目錄

855.151
234

韓昌黎書牘目錄

二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一九
上鄭尙書相公啓	二一
上留守鄭相公啓	二二
上宰相書	二四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八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〇
答侯繼書	三三
答崔立之書	三四
答李翊書	三七
重答翊書	三九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四〇
答李秀才書	四二

答陳生書	四三
與李黼書	四四
上張僕射書	四六
上張僕射書	四七
答胡生書	五〇
與于襄陽書	五一
與崔羣書	五三
與陳給事書	五六
答馮宿書	五七
與衛中行書	五九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六〇
與馮宿論文書	六二

韓昌黎書牘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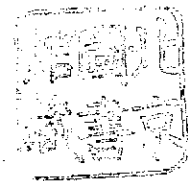
四

與祠部陸良弼書	六三
與鳳翔邢尙書書	六六
爲人求薦書	六八
應科日時與人書	六九
答劉正夫書	七〇
答殷侍御書	七二
答陳商書	七三
與孟尙書書	七四
答呂鑿人山書	七八
答瑜川李使君書	七九
答元侍御書	八〇
與鄒相公書	八一

與袁相公書	八二
與鄂州柳中丞書	三
又一首	八五
答魏博田僕射書	八六
與華州李尚書書	八八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八九

標點
釋義
韓昌黎書牘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稅當作禘，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輟蒞反，亦管吐外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管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遠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般者，至親之恩，以葦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緦。

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於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又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寡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寡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幣，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歲以下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率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闕，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借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卽尙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卽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淨磨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營，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竊巽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異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

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痼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據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著。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

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

問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諱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

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况有疾疾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得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

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宜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禮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竅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

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東野書

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州出汴州，依張建封於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善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

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日，董晉與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酋後陸長源。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唯

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

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朔也。公亡兄也。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

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

時氣向熱，惟待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字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

而不適其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翻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一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翻載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尙書書

月日，貞元十年九月。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尙書大尹閣下。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尙書李實爲京兆尹。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

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

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實恃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

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年七月。

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

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擢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

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

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

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

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於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蕃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

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
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

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

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

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

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

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

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飯牛角，下，即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胛，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叔向適鄭，嚴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讓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讓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濩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並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敦詩名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

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於頓，字

允元。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爲文武順聖樂。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當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移族從並與京兆書，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崕之山，高

不能躡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觀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誥，與事相侔，懍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詔謔，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情，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啟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啟：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驥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猥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鴈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

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啟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辦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中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啟：愈謂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敬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

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吏將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醜黷，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請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

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時宰相趙憺，賈耽。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義，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聚，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

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遠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賓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書孟子之

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古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成，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

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棄鹿之與處，撥穴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且必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

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贖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耶？」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舉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疆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燬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今且節度觀察使，

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與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與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賁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

承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文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之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

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爲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自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已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

不爲退也。既賃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若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吏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

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下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款博士狄三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

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儵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儵，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

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養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

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復疾，無聊不果自書。

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

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之，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黨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一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君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因無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藥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

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趁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

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專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章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遠遯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滲，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

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並以自解。愈再拜。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

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業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

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爲謗。」
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詬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愈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於頤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尙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常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詔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

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

公時在徐州幕

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貞元

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嘗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

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

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見莊子

宣州雖稱清

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

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

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

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

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

方異昧，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稽也，梁也，膾也，角也，豈聞有不嗜者哉！一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紫青；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肩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一注云：「車謂車牙。」目視昏花，鬢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

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備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厯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齋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致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山陽，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卽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懼恐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晚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尙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形，禮記：「嚮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

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贖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

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甚，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反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是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禱

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怛；君子得福爲怛，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與？」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嬉。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越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搖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此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淺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隨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

世以埃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倕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倕。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餘，張茲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於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

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
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
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
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
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
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
「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
中進士第，終
國子
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
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
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
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
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
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十一年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

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於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八九第，獨羣玉不見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撫言云：「韋紆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又可取者，其進而未至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荅者，元和二年，弘中進士第。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

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厯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主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震震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與鳳翔邢尙書書

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窳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

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者，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固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

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時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當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吾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

匠石過之而不睨，匠石字見莊子伯樂過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獯之笑者，禮記獷祭：一魚連獷獯

，嘆嗚乎。蓋十八九矣。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匿空。」蓋十八九矣。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瀾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豈

正夫即巖夫邪？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那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詞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閉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

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日，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仕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

士真儒歎息。蹶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心私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昧於衆人之所不昧，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緜緜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曠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

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鼓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怨且怒，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儼講次梵言者。公元和十

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

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

傳之者妄也。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地理，遠地無可

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

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

廬。及來袁州，畱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

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

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道，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詩見

皇麓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信，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以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闕，語言侏離。」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懸絲延延，簿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者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加果能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鑿人山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就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

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滄川李使君書

方古（李使君）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尹，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者，署僕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爲，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

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真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歿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飲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

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有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列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坑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

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下，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竣，愈再拜。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與元尹以弊如孟氏，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元和元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閬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

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共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鄆二弟：鄆，鄆。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關啟，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朔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鄆，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於朝。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尙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

，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爲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

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

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

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

轉所乘馬，以祭躓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

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

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

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

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

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

彰義節度使管中，光，蔡，三州。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照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孰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記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與。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尙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尙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鞞，犖早，牟章。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問粗述下情。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間爲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絳（李尚書）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宜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爲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爲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置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儔，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旣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盛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京尹

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一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入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追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入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大 中 書 局 出 版 新 書

發行所四馬路四百八十號

影印資治通鑑 <small>本紙</small>	定價大洋四十八元	孔子家語	定價大洋七角
影印戲鴻堂法帖 <small>洋紙</small>	定價大洋三十元	管子校正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國民經濟學原論	定價大洋三元	陸宣公翰苑集附本	定價大洋七角
影印陶詩彙註	定價大洋八元	張英聰訓齋語	定價大洋二角
陶淵明詩話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聊齋誌異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文學常識	定價大洋三角	兩般秋雨菴	定價大洋一元
憲兵學講義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戴南山全集	定價一元二角
中山叢書	實價大洋三角	徐霞客遊記	定價大洋二元
三民主義	定價大洋五角	琵琶記	定價大洋八角
建國方略	定價大洋五角	花月痕	定價大洋一元
加新式標點文學等書列后		今古奇觀	定價大洋七角
會國藩家書六種	定價大洋二元	紅樓夢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會國藩日記	定價大洋四角	水滸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批發所馬霍路德福里三百廿一號

中華民國拾八年十月三版

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新式標點

韓昌黎書牘

不准翻印

標點者 吳縣沈松泉

印刷者 大中書局

發行者 大中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交通路口
馬路三二一號

大中書局

5. 151
34